

老舍教老外说中文(上)

在伦敦教学中中文长达5年

老舍教老外说中文

作家老舍一生不仅著作颇丰，还有着近三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，在英国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更是其域外经历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。上世纪20年代，老舍先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部教汉语，其间参与编写了一套汉语留声机唱片教材——《言语声片》，这也是中国对外进行汉语教学最早的一套系统有声教材。

1924年，25岁的老舍远赴伦敦，开始了其鲜为人知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，为期五年。这五年，是老舍走向文学创作之

路、成为文学家的关键阶段，《老张的哲学》《赵子曰》与《二马》等小说大部分都是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安静的图书馆里完成的，同时他在东方学院先后担任“中文讲师”“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”，给中国语文系的学生教授汉语口语、翻译、古文和历史文选等，还和同事合教过道教佛教文选、写作课。

在散文《东方学院》中，老舍详细记录了他的中文教学情况，其中对学生是这样描述的：“到这里来的学生，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。以年龄说，有的是七十岁

的老夫或老太婆，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。只要交上学费，便能入学。于是，一人学一样，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。拿中国语文系说吧，当我在那儿的时候，学生中就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：一位老人是专学中国字，不大管它们都念作什么，所以他指定要英国的讲师教他。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学，因为他非常注重发音；他对语言很有研究，古希腊、拉丁、希伯来，他都会，到七十多岁了，他要听听华语是什么味儿；学了些日子华语，他又选上了日语。这两个老人都很用功，头发虽白，心却不笨。这一对老人而外，还有许多学生：有的学言语，有的念书，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，有的念元曲，有的念《汉书》，有的是要往中国去，所以先来学几句话，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而想深造……总而言之，他们学的功课不同，程度不同，上课的时间不同，所要的教师也不同。这样，一个人一班，教授与两个讲师便一天忙到晚了。这些学生中最小的一个才十二岁。”

在这期间，老舍(C.C.Shu)和英国人

布鲁斯(J.PercyBruce)教授、爱德华兹(E.DoraEdwards)讲师合作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汉语留声机唱片教材——《言语声片》。老舍负责中文部分的编辑工作，书中的课文、生词部分的汉字全部由老舍手写，全书的课文和生词也由老舍录音。

编教材与写小说有很多共同点，但也有不少差异。为了更好地编写教材，老舍通过读英国小说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。而英国幽默文学传统历史悠久，有许多名家名作，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狄更斯，他的小说给老舍的教材编写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一本教材的内容完全靠自己编写是很难的，在博采众家的同时，架通中英文语言的桥梁，是老舍的初衷。老舍除了对英国小说的大量阅读，还有计划地搜集语料，到各种实际场景中去搜集、整理，进行中英文化比对，并且进行大量的教材阅读，进行语言材料的整理与储备。在老舍和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，不断进行情景模拟和文化融合，《言语声片》教材终于成功完成。

资料显示，唱片的出版发行在1926年左右，唱片共16

张，32面，其中15张录了30课课文，第1张作为序篇，是发音练习，录有两段作品，一面是伊索寓言《酸葡萄》，另一面是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五回片断。每张唱片都装有灵格风的套封，上面注明发音灌录者的全名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Chicn Chun Shu，也就是舒庆春。由出版说明中可以看出，从分工上看，老舍负责第十六课下到第二十七课下的对话课文撰写，及第二十八课上、下到第三十课上的全部课文撰写，大体占全部第二卷汉语课文页数的43%，从发音容量上则占60%以上，而且是较为复杂的课文部分。十五课以前的课文内容比较简单，是字和词的发音，以及一些简短的句子，不构成专题的内容。从老舍负责的第十六课起，会话部分都有题目，是一个一个专题，共15个专题，诸如“火车站”“游戏”“商业谈话”“新闻”“洋服庄”“银行”等等，其中有一些专题不光语言生动，内容也很新颖，传递了作者的一些思想和主张，譬如第二十一课下，题目是《看小说》，有如下的内容：“甲：……我近来看小说的瘾非常



老舍在伦敦的寓所。